

样夸大了这一影响，他们忽略了其余一些主观方面的影响。

橡树园中学的文学杂志《书板》刊有海明威的三篇故事，其中，题为《塞比·金更》的复仇记中有这么一段：

Up on the upper peninsula he couldn't get drunk. He used to drink all day — everything. But he couldn't get drunk. Then he would go crazy; but he wasn't drunk. He was crazy because he couldn't get drunk.

显而易见，中学时代的海明威已经开始对重复这一手段产生了兴趣。

二十年代初，他来巴黎，结识斯泰因、庞德、乔伊斯、菲茨杰拉德等文学巨匠之前，他的作品已经初具特色，其中融合了美国中西部口语的成份和新闻写作的影响。二十年代中期，海明威多次谈到“简单的作品读起

来困难”。他希望大刀阔斧，砍掉所有的赘词冗语，使语言象赤裸的骨头一样。他主张选用简单的词汇，这些观点可能源于斯泰因的指导。同样，它们带有新闻写作留下的痕迹以及埃兹拉·庞德等人的影响。庞德信奉：一字或数字，或它们的声音，可以在读者想象力上投下意象，而“伟大的文学”不过就是“最大限度地充满了含义的语言”。海明威使用重复这一手段以取得含蓄效果就象庞德理论的具体实践。

综上所述，海明威的气质、美学观、文学影响等因素的总合，促成了重复词语这一表现手段作为海明威作品的一个语言和艺术特征。与《塞比·金更》相比较，海明威长篇、短篇小说中的这一手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含蓄的表现力量。

Scribner, Scribners, Scribner's

二十年代初，海明威初登文坛时，虽有《在我们的时代》短篇集(1925年)问世，但反映平平。1926年他写了《春天的激流》，却又遭到利夫莱特出版社的退稿。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刻，他的挚友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竭诚相助，把他推荐给纽约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这家创建于1879年的出版社，看上了海明威这位“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接受了他的这部稿子，并且付印了。尽管销路不佳，但对于新作家海明威无疑是“雪中送炭”。之后，它又出版了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此书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从而奠定了海明威小说家的地位。打从那时以来，海明威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所有力作都由这家出版社出版，甚至在他谢世后发表的《激流中的岛屿》(1970)、《流动的圣节》(1964)和《伊甸之园》(1986)等三部新作的扉页上也都印上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名字。

人们通常把海明威的这个出版商叫做Scribner's，其实，这个词用得并不确切。因为：(1)这家出版社的全称是 Charles Scribner's Sons，但这个名称常常出现在海明威作品的封面或扉页里，其它地方就很少见到；(2)这家出版社正确的缩写式仅是 Scribners，即 Scribner 加上 s，中间没有撇号，也就是

说，不是 Scribner's。例如：I sent my manuscript to Scribners and they² rejected it.

Scribners 有时也用单数。究竟用单数还是复数，要看它在句子中作何成份而定；(3)作为一个形容词使用，出版社的名称常常用 Scribner，而不用 Scribner's，如：(a) The firm's offices are in the Scribner Building. (b) Haminway was a Scribner author, his works appear in Scribner editions；(4)在提到 Scribner's Magazine (《斯克里布纳杂志》，1887年)和 Scribner's Monthly (《斯克里布纳月刊》，1870—1881年)时，才能用 Scribner's，这两份刊物是同一家 Scribner & Company 创办的，但又是彼此互相独立的。此外，如果谈到某一位 Scribner 时，也可以用 Scribner's，如：The decision to restore the passage was Scribner's. 意思是说，决定恢复这段文字的，不是作者，也不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编辑部，而是 Scribner 先生本人。

总之，斯克里布纳出版商是 Scribner，用作形容词时也是 Scribner，而用作名词和出版社的简称时则是 Scribners，出版社的正式名称是 Charles Scribner's Sons，因此如用 Scribner's 泛指这家出版社是不妥切的。(杨仁敬)